



元帥与女侠

哈尔滨出版社

责任编辑：仕 方

封面设计：雨 龙

元帅与女侠

张颖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北安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32开本16印张359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80557—110—4/I 50 定价：4.75元



韩世忠

梁红玉

秦桧



赵构



童貫



完顏宗望

目 录

第 一 回	弱君不肯迎强敌 仙女岂能配蠢才	1
第 二 回	金侍郎提媒碰壁 童枢密设计害人	10
第 三 回	梁九成金殿上本 胡大成土山剪径	19
第 四 回	梁红玉苦心学艺 梁九成被刺身亡	28
第 五 回	梁红玉行刺被困 韩世忠解围救人	38
第 六 回	宦门淑女误落平康巷 万恶老鸨大逞虎狼威	47
第 七 回	三兄弟双顶山聚义 四骑马大逆山被劫	57
第 八 回	苦苦练功 小世忠学艺 谆谆善诱 老空了教徒	66
第 九 回	兰花院中 红玉被迫接客 知府衙内 娇娃怒惩恶徒	75
第 十 回	玉面大侠一剑解双刀 奸细走狗同时丧了命	84
第 十一 回	助人为乐 黄金白银赠朋友 诲人不倦 拳术剑法教亲人	93
第 十二 回	牛皮帐内鞞离不发号施令 双顶山上山里鬼一命呜呼	102

第 十三 回	千里走单骑 故乡已成焦土 调虎离山计 童府烈焰飞腾	111
第 十四 回	分清敌我 王再兴杀敌要友 志同道合 韩世忠独身上山	121
第 十五 回	飞鸽传信 老魔头下山 皇宫院内 金走狗盗书	131
第 十六 回	恶贯满盈 太师府童宦丧命 不忘忠义 皇宫院红玉击贼	140
第 十七 回	游刃有余红玉耍淫棍 投鼠忌器全太救白魔	149
第 十八 回	同仇敌忾 杨进遣使传信 同类相应 世忠助友杀敌	159
第 十九 回	好姑娘 面对强敌不怯阵 老魔头 目空一切败得惨	168
第 二十 回	念旧情 四方山苗素馨传艺 报前仇 柳河镇梁红玉杀贼	177
第二十一回	夜探金营 韩世忠力战三雄 以德报德 梁红玉拔剑助战	137
第二十二回	奋神威 梁红玉力杀数敌 遇剑客 韩世忠初次受伤	196
第二十三回	二粉黛 巧抓俘虏不劳而获 大丈夫 误落敌手威武不屈	206
第二十四回	同流合污 悟尘改名重出世 计穷力拙 赵桓无奈再降金	216
第二十五回	千户求赏 大帅为仇传信安刺客 转弯抹角 欲言又止爱字难出唇	226

第二十六回	金鸡山 卖国奸细王云送命 东京城 护国法师郭京吹牛	236
第二十七回	采花贼 苦求牡丹花海底捞月 多情女 看护意中人谊重情深	246
第二十八回	爱集一心 确是落花有意 事难两全 并非流水无情	256
第二十九回	情切切 韩世忠真心真话真情意 意绵绵 梁红玉戏言戏语戏痴郎	265
第三十回	沧海桑田 赵氏族北地为奴 沐猴而冠 张帮昌粉墨登基	275
第三十一回	二高手 战中庭 半斤七两 三义士 柳林村 解民倒悬	285
第三十二回	金枝玉叶为阶下囚 往事不堪回首 平头百姓聚忠义寨 立誓重整山河	296
第三十三回	张统制 空有虚名一战即败 韩世忠 深明大义护送康王	304
第三十四回	为报复 宗望发兵 中阴谋 王善陨命	314
第三十五回	自私自利 君恋倍臣贪心不顾国土 运筹帷幄 出奇兵击强敌以少胜多	324
第三十六回	施阴谋 奴隶摇身变为座上客 媚主子 学士甘愿戴顶绿帽头	333
第三十七回	奇女子 保国土受皇封举旗挂帅 胆小鬼 惧强敌为保命闻风远逃	342
第三十八回	千里相逢 送回一个罪魁祸首 大发议论 说的都是卖国求荣	352

第三十九回	三心恋恋 三人接迎 红玉巧胜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宗翰亏输	 362
第四十回	阴谋夺位 竟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好酒弄权 大将不给 饷不增兵	 373
第四十一回	以德报德 忠义将军帅府护双妹 以情致情 北国双丽战场救情人	 383
第四十二回	同气相应 梁岳合兵打败来犯金狗 狼狈为奸 君臣同谋夺取大将兵权	... 393
第四十三回	胸怀磊落 卞英雄能识风尘知己 心地坦荡 真豪杰不忘患难之交	 403
第四十四回	用奇兵 出敌后兀术粮台起火 牯牛阵 猛又凶义军大败亏输	 413
第四十五回	沆瀣一气 东窗下奸贼淫妇定计 豺狼当道 风波亭卫国良将被杀	 423
第四十六回	为民除害 蒙面客相府行刺 黔驴技穷 羁大将金殿封官	 433
第四十七回	故伎重演 金宗弼再摆牯牛阵 以毒攻毒 梁红玉火筒败金兵	 442
第四十八回	为报前仇 夫妻二人双行刺 帮凶授首 军师护卫同被歼	 452
第四十九回	晓大义 陈利害 劝转赵邦杰 保国土 保民众 全靠众义军	 461
第五十回	摆阴谋 设诡计 挑动忠义军 施蒙骗 用欺诈 调走韩世忠	 471
尾 声	保土保民抗金兵 岂是为荣华富贵 卖国卖身当奸细 到头来枉费心机	... 481

第一回

弱君不肯迎强敌 仙女岂能配蠢才

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是个热闹的地方。寺前的广场五方杂处，总是那么人挨人、人挤人。有摆小摊卖吃食的，火烧、果子、包子、烧麦、油糕、凉糕……，有摆小摊卖杂货的，木梳、篦子、胭脂、口红、钢针、花线……，有摆小摊卖干鲜果子的，柿子、鸭梨、核桃、栗子、银杏、红枣……，有卖香烛纸码的，有撂地卖艺的，有耍猴卖大力丸的，有耍黑熊卖狗皮膏药的……南腔北调的吆喝声，粗嗓细音的叫卖声，呼兄喊弟的招呼声，嘻嘻哈哈的笑声，踩脚碰手的骂声……响成一片。

广场边上有兴尽往外走的，有高兴而来的，三五成群，挽手搭背。路上的行人，既使是不想来游玩，也不免要扭头看几眼。

已牌时分，这里更热闹了。人们不断的从路上拐进广场。这时，一乘大轿匆匆在广场前的大路上走过。轿夫迈着经过训练的腿，是那么整齐，有力。坐在轿子里的兵部尚书梁九成瞪着眼睛生气？

他能不生气吗。

今天早朝，值日太监刚喊过“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散

朝”，他出班对皇上奏道：“昨天接到边关急报，金国派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分攻燕京、太原。望圣上急速发兵迎敌。”那个风流天子赵佶左顾右盼地问道：

“金国发兵南犯，众卿家有何良策应对？”右相童贯立即出班奏道：“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弱不胜强。出兵迎敌，必将一败涂地。如其败后求和不如不战求和。依臣愚见，派一使者去金求和，大不了输送一些币帛，有出兵所需之兵饷总可相抵，又可省却兴师动众之麻烦。请圣上三思之。”

童贯的话音刚落，蔡京立即支持，他奏道：“梁兵部的奏章乃下下之策。弱国不谈兵。先皇的澶渊之盟以对辽，求得了和平安定。今日对金亦可效澶渊之盟的故智，亦可求得久安。请圣上裁夺。”

赵佶最怕打仗，他只愿意玩，写写字，画几张画，让那几个美貌的妃嫔陪着逛御花园，从地道里去会妓院里相好的……。他又最怕处理朝廷上的政事，他见童贯与蔡京说的在理，他道：“梁兵部再休言出兵之事。”他又转对童贯和蔡京道：“派出金使者之事，由童爱卿与蔡爱卿从权办理。散朝罢！”

梁九成本已想好了迎敌之策，只要皇上降旨发兵，他将提出自己的谋划。想不到，还没等他提出自己的计划，童、蔡两个奸贼的投降求和好计得逞。他在回归班中时，用眼狠狠瞪着童贯和蔡京。

散朝后，他坐在轿子里生童贯和蔡京的气。最后，他长出了一口气，心里暗道：大好河山就要葬送在童贯、蔡京、朱勔、梁师成等几个奸贼手里，黎庶也将遭受亡国之苦。可是，皇上懦弱、只知玩乐，不理国政，又专听信几个奸贼的

话，自己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又哪里知道，家里还有一件让他更生气的事正在等着他。

梁九成年愈知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今年一十五岁，取名红玉。红玉生得美丽、容长脸型如同鸭蛋，皮肤细腻，就象煮熟了的鸭蛋剥去了皮，细眉如柳叶，长长的接近鬓边，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杏眼，黑眼珠如同两粒熟了的黑葡萄。小而巧的鼻子如同悬胆，下面是樱桃般的小嘴，她的嘴唇从不擦口红，却象擦了口红般，红鲜可爱。脸蛋是白里透红，每逢一笑，腮边就出现两个酒窝，元宝型的耳朵却不挂耳坠。

按说，梁家乃世家，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不穿耳孔呢？原来，红玉生下后，梁夫人微氏对丈夫说道：“我对不起梁家，没为你生下接续香烟的男孩。”

“夫人，不要这样说。”梁九成接住夫人的话，说道：“在我看来，男孩女孩都一样，这个女孩我就当男孩养着。”

梁九成不象当时的一些大小官那样，他没有三妻四妾地娶。以前，当他已到了三十岁，微夫人还没有生育，曾劝丈夫纳妾，被丈夫拒绝了。他说：“有钱人三妻四妾地养着，穷人竟有的一辈子说不起老婆，这是不合理的。”

梁九成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红玉没象女孩子那样穿耳孔，也没象女孩子那样裹脚，有些人对此发议论，梁九成却不听那一套。他果真把红玉当男孩子那样养起来。稍长，他请来西席教红玉念书，他自己则传授女儿马上步下的武艺。

红玉长到十五岁时，不但文才出众，武功方面，马上、步下皆已娴熟。

她一直是早起练功，吃完早饭随老师学习功课、读书、

写字，吃完晚饭仍然练功。今年春天，西席老夫子因病辞馆回浙江老家去了。梁九成因见女儿爱武功甚于爱文章词赋，就没有再请西席，此后，红玉白天上下午各练一次武功。这天，她刚练完拳，丫环明珠见小姐已因天热出了汗就说道：“小姐，你也累了，何不到后花园去赏花。”红玉也想去花园走走，就点头道：“好，咱们去看看牡丹吧。”

红玉和明珠轻移莲步，来到后花园。

满园花草，争芳斗艳，牡丹花、芍药花、金盞花、绣球花竞相开放，篱笆上，牵牛花攀缘而上，水池中，荷花浴水而出，金钱梅似铜钱落地，蝴蝶梅如花蝶不飞。二人观赏了一陣儿，明珠又道：“小姐，咱们荡秋千玩吧。”

二人又荡起秋千。

红玉是很会玩的，先荡一个老妈纺线，再玩一个玉女穿梭，变一个玉女翻身，再换一个老汉背锅。

二人玩累了，站在秋千架上小憩。明珠忽然对红玉道：

“小姐，有几个小子往这里看。”

红玉抬起头，顺着明珠的手指一看，果然有几个小子往这里望。她急忙和明珠走下秋千架回绣房去了。

也是合当有事，你道这站在梁府后花园外向里望的人是谁？是个大大有名又大大难惹的角色。他叫童宦，是原上将军又拜右相童贯的义子。他原本是童贯一位堂姑的小儿子，生得唇红齿白，灵牙利齿，童贯甚是喜爱，竟然收他这个表弟当了义子。原名陈祥，改姓童名宦，他依仗表兄兼义父童贯的势力，在京城无恶不作，尤好拈花惹草，结交了一些纨绔子弟，象蔡京的老儿子、高俅的义子、王黼的孙子等。又有些京城无赖、青皮光棍被他网罗到身边当随从，每天他都要到处找事，见了美貌的姑娘、小媳妇就抢，看见不如意的

事就砸，专干些踹寡如门，挖绝后坟的坏事。京城人们背后里叫他花花太岁。

这天，他领着七八个打手到大相国寺去惹事生非，没遇见美丽的妇女，只命人砸了一个馄饨摊。然后信步走到背巷。他走路向来是扭着脖子左顾右盼，睁着一对蛤蟆眼，专往女人脸上瞧。忽然，他看见了红玉和明珠站在秋千架上。他活了二十一年，还是头一回看见象红玉这么美丽的姑娘。他以为是遇见了仙女，他揉一下眼睛，再看，奇怪，怎么不见了。红玉和明珠走了。他问他的打手：“花园里架子上有两个仙女你们看见没有？”

几个打手也盯着红玉看，不过没揉眼睛，见问，就答道：“没看见仙女，只看见这花园里有两个小姐，现在已经走下秋千架去了。”

童宦道：“胡说，不是仙女能长得那么好吗？一定是仙女。”几个打手不敢与之争辩。只好悄不言声的扭着脖子往花园里看。

“童大爷，为何站在这里发痴？何不到我家里坐坐”。

童宦正扭着脖子往花园里张望，在找他心目中的仙女，被人一喊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认识，原来是卖花的董婆，就在这左近住的。这董婆本是个牙婆，平日里保媒拉皮条，挎着个花篮子以卖花为名到处乱串，又专为这些纨绔子弟、青皮光棍扯勾挂纤，童家她是常走动的，与童宦更熟。

童宦见了她心内一喜，忙道：“我正想去找你，你这是从哪里来？”他用手点了一下道：“这是谁家的花园？”

董婆也嘻嘻地笑着道：“这是兵部梁大老爷的花园，怎么？你要买这花园吗？它可不如你府上的花园好。”

“我不是看上了这个花园，我是看上了这花园里方才出

现的仙女。”

“被我猜中了。”董婆拍手笑着说道。“我老远就看见大爷站在这里往花园里看。一定是有仙女在里边，别的东西也不会引起大爷的兴趣。”

童宦却没笑，他郑重的说道：“既然你猜中了我的心事，这事就拜托你了。”他从腰间摸出一块银子足有十两重，送到董婆手里又说道：“这点小意思先送你做件衣服，事情若成了，再送你三百两银子，就是你儿子董成，只要我说句话就够他享受一辈子的。”

董婆手里拿着银子假意推让道：“大爷过去没少照顾我，给大爷办事我还能不尽心尽力吗，何必又赏银子呢？”

童宦道：“过去的事何必挂齿。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最是惜老怜贫的，快不要客气了，收起来吧。快去办正经事要紧。”

董婆将银子揣在怀里，又道：“大爷，老婆子有话说在头里。这梁老头一家是最难说话的。这件事办成了，老婆子也不擎功，事要办不成，还请大爷不要见罪。”

童宦笑道：“你倒很会说话。你放心办去吧，办成了我重重地赏你，办不成也不怪罪你就是了。不要拿捏了，快办事去吧。”

董婆笑道：“不是我拿捏，委实是梁府一家人难说话，再办这样的事确实是难而又难，老婆子不得不事先说明，免得大爷怪我办事不用心不尽力。今天，既蒙大爷见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说完要走，童宦又道：“几时能办妥当呢？我这面是盼望愈快愈妙，我自见了那个仙女，恨不能立时搂过来亲个嘴，然后就……。”

“唉，我的大爷，”董婆打断了童宦的话，又道：“好

饭不怕晚，心急吃不到热粘粥。老婆子尽力去办，大爷耐心等着，一有好消息，我便立即告知，绝不会误事的。”

童宦道：“只要能成功，我就耐心等一等。”

“大爷放心回府去静听好音吧。”

“拜托了，多多拜托，只要事成，花多少金银大爷也绝不吝惜。”

董婆确为童宦尽心办事。

自从和童宦分别后，她先与梁府门上人混熟。她能说会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每日里专选些名贵的鲜花往梁府送。那梁府的微夫人是很爱名花的，每天都买一两枝好花，几天过后，她与微夫人也熟了，也见过红玉。一天，她对微夫人道：“老夫人真好福气，老婆子真羡慕你老，你家老爷官居一品，膝前又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好姑娘，真是前世修来的。”

微夫人道：“一家不知一家，和尚不知道家，我家虽是官宦之家，也有难言之事，红玉她爹是兵部官员。目前，金国出了几路大军来攻我们，他既有官责，又有职守，边关告急，圣上不降旨发兵，他成天愁眉不展，心忧国事，寝食不安。我每天买几束花就是为给他解愁。”说完还叹了一口气。

董婆也假意叹了一口气道：“唉，我们这些小民还真不知当官的也有难处。”说完，她又东拉西扯的说了一些开心的话。停了停又道：“你家小姐贵庚多少？”

“十五岁了，有时还象个孩子似的不懂事。”

“哟，你老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一个粉雕玉琢，美若天仙的女儿在你身边还不知足。还不知哪家公子有福能娶这么好的姑娘。”她一转口道：“夫人，这么好的姑娘许配给哪家了？”